

重温
经典

三言一拍

初刻拍案惊奇

[明] 凌濛初 /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三言二拍

初刻拍案惊奇

[明] 凌濛初 /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刻拍案惊奇 / (明) 凌濛初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104-3438-9

I. ①初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话本小说-中国-明代
IV. ①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0103号

初刻拍案惊奇

出版策划: 精典博维

作者: 凌濛初

责任编辑: 陈黎明

装帧设计: 博雅工坊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

字数: 442千字 印张: 16.75

版次: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438-9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出版前言

每一个时代的小说都有着自身独特的风格，以一种民间草根的态度承载着历史。小说记载着从古至今的趣闻轶事，传播着中国的文化精髓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时代的缩影，也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如果想要理解一个时代，那么阅读这个时代的小说是最快捷的方式。

当我们把目光过多地停留在当代畅销小说时，人们似乎忘记了中国小说的巅峰是在明清两代。那个时期，社会政治和经济出现了新的景象，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丰富，中国古典小说创作随之进入了繁盛时期。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，城市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，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。

说起明代白话短篇小说，就不能不提“三言二拍”。“三言”是指明代冯梦龙所编纂的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，“二拍”是指明朝末年凌濛初所编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。由于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编著年代相近，内容形式类似，故后人常将其合并，称为“三言二拍”。作为我国古代流传颇广的短篇小说集，“三言二拍”总计四百多万字，收录故事达200篇，是我国古代小说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，是人们了解和研究明代社会生活的极好材料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

初刻拍案惊奇

凌濛初创作“二拍”时，宋元话本中好的题材都已经被冯梦龙“搜刮殆尽”了。于是，凌濛初另辟蹊径，搜集大量曲折离奇的故事，从中挑选出精品，结合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性喜好进行艺术加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凌濛初才能够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价值观。

《初刻拍案惊奇》成书于明朝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次年由尚友堂书坊刊行问世。它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“拟话本”形式，描写了一个又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，比较真实地反映明代社会市井细民的生活状况，展开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明朝市井生活画卷。商人由厄运而致富，读书人由贫寒而成名；清官们断案如神，贪吏们枉法如虎；恶棍们奸淫揽讼，骗子们尔虞我诈；青年们怎样追求忠贞不二的爱情，而封建礼教又如何制造婚姻悲剧。如《转运汉巧遇洞庭红，波斯胡指破鼍龙壳》《姚滴珠避羞惹羞，郑月娥将错就错》《程元玉店肆代偿钱，十一娘云冈纵谭侠》《乌将军一饭必酬，陈大郎三人重会》《卫朝奉狠心盘贵产，陈秀才巧计赚原房》《通闺闼坚心灯火，闹园囿捷报旗铃》等。情节引人入胜，扑朔迷离，然又合乎情理。

除了扣人心弦的情节，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的人物内心刻画也很细致入微，艺术形象栩栩如生，而且语言通俗简练，文字表达既有白话的易懂，也有文言的精辟，速读性很强。虽然在思想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萌芽、对封建礼教的局部反抗以及对程朱理学的着意嘲讽，都是值得人们肯定的。在近400年后的今天，这本书读来依然能让读者为之拍案惊奇，这就是经典读物的魅力。

目 录

- 1/ 卷一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
波斯胡指破鼉龙壳
- 18/ 卷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
郑月娥将错就错
- 35/ 卷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
十八兄奇踪村酒肆
- 44/ 卷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
十一娘云冈纵谭侠
- 56/ 卷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
凑吉日裴越客乘龙
- 65/ 卷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
机中机贾秀才报怨
- 82/ 卷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
武惠妃崇禅斗异法
- 92/ 卷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
陈大郎三人重会
- 103/ 卷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
清安寺夫妇笑啼缘
- 112/ 卷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
吴太守怜才主姻簿



- 124/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
狠仆人误投真命状
- 140/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
蒋震卿片言得妇
- 151/ 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
张知县诛臬成铁案
- 162/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
鬼对案杨化借尸
- 171/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
陈秀才巧计赚原房
- 183/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
陆蕙娘立决到头缘
- 194/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筵度亡魂
开封府备棺追活命
- 218/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
富翁千金一笑
- 231/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
谢小娥智擒船上盗
- 244/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
刘元普双生贵子

- 257/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
郑舍人阴功叨世爵
- 276/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
运退时刺史当艚
- 288/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
小姨病起续前缘
- 301/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
会骸山大士诛邪
- 314/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
苏小娟一诗正果
- 324/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
假天语幕僚断狱
- 338/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
崔俊臣巧会芙蓉屏
- 352/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
玉虚尊者悟前身
- 361/ 卷二十九 通闰闾坚心灯火
闹囹圄捷报旗铃
- 380/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
李参军冤报生前



- 389/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
周经历因奸破贼
- 414/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
显报施卧师入定
- 426/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
包龙图智赚合同文
- 437/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
静观尼昼锦黄沙巷
- 456/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
看财奴刁买冤家主
- 471/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
黑衣盗奸生杀
- 482/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
鄂州司令冥全内侄
- 491/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婿妒侄
延亲脉孝女藏儿
- 503/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
秉诚县令召甘霖
- 514/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
江陵郡三拆仙书

卷一

转运汉巧遇洞庭红
波斯胡指破鼃龙壳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
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
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见在。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。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，该富的不得富，该贵的不得贵。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盖不完酱瓿；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竿箭煮不熟饭锅。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：随他文字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；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。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！

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得黄金化作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！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钟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？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，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；不须经商立业，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，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



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穷。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，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。

且听说一人，乃宋朝汴京人氏，姓金，双名维厚，乃是经纪行中人。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。睡醒来，千思想，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：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。若是上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。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，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绺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，夜来摩弄一番，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。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，心中喜欢，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，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

是夜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，醉眼模糊望去，八个大锭，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细听着，恰像欲前不前，相让一般。床前灯火微明，揭帐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，曰：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数将满，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，我等与诸郎君辈原无前缘，故此前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。后缘未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，翻身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。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的跌倒。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个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，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，倒是别人家的？明明说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。

次早起来，与儿子们说知。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，先许了我们，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不见得。”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。遂访至某县某村，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何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主人王老见金老，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，先生道移床即好。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，不知是那里来的。此皆神天福佑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今我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，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。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走进来，叫安童四人，托出四个盘来。每盘两锭，多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。抚摩一番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！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，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尚无福，何须尊惠！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。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，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

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处，临行送银三两，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元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，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，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



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得不去；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有的倒无了，原无的倒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

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极贫极苦的，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稀有，亘古新闻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慧不关呆。

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，姓文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。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。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，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拓了几笔，便值上两数银子；中等的，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；下等的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，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妆幌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，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北京历渗却在七八月，更加日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块，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只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，本钱一空。

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作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。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做“倒运汉”。不数年，把个

家事干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游要去处少他不得，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，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。高不凑，低不就。打从帮闲的、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，做头的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忖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。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踱将来。元来这个张大名唤张承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，若得兄去，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些出来助你，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多谢厚情，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。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“报君知”走将来，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，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，混过日子罢了，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要甚么资助？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直恁地财爻动？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这些人好笑，说道你去，无不欢喜。说到助银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，船里吃罢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



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

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篋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鞣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苏井诸家树，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广似曰难兄，比福亦云具体。

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暖土肥，与闽广无异，所以广橘福橘，播名天下。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，味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。比福橘之价，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，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！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：

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

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。船中人多上岸，打一看，元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国。元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；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，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经纪、歇家、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，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，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至船中，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蒸烂了？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，打开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甲板上面。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，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，都拢将来

问道：“是甚么好东西呀？”文若虚只不答应。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一发多了，惊笑道：“元来是吃得的！”就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：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：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兜罗锦红裹肚来，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，道：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，手中等等看，约有两把重，心下想道：“不知这些银子，要买多少，也不见秤秤，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。”拣个大些的，红得可爱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撚了一撚道：“好东西呀！”扑地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，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不分囊，一块塞在口里，甘水满咽喉，连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。哈哈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又伸手到裹肚里，摸出十个银钱来，说：“我要买十个进奉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拣十个与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，也有买一个的，也有买两个、三个的，都是一般银钱。买了的，都千欢万喜去了。

元来彼国以银为钱，上有文采。有等龙凤文的，最贵重，其次人物，又次禽兽，又次树木，最下通用的，是水草。却都是银铸的，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橘的，都是一样水草纹的，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，所以欢喜，也只是要小便宜心肠，与中国入一样。须臾之间，三停里卖了二停。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钱转来。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，拿一个班道：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，不卖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，四个钱买了二颗，口中哓哓说：“悔气！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，就埋怨道：“我每还要买个，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？”买的人道：“你不听得他方才说，兀自不卖了？”

正在议论间，只见首先买十个的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青骢马，飞也似奔到船边，下了马，分开人丛，对船上大喝道：“不要零卖！不要零卖！是有的俺多要买，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克汗哩。”看的人



听见这话，便远远走开，站住了看。文若虚是伶俐的人，看见来势，已此瞧科在眼里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。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，只剩五十余颗。数了一数，又拿起班来说道：“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，不得卖了。今肯加些价钱，再让几颗去罢。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。”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出钱来，另是一样树木纹的，说道：“如此钱一个罢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情愿，只照前样罢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：“这样的一个如何？”文若虚又道：“不情愿，只要前样的。”那人又笑道：“此钱一个抵百个，料也没得与你，只是与你耍。你不要俺这一个，却要那等的，是个傻子！你那东西，肯都与俺了，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，也不打紧。”文若虚数了一数，有五十二颗，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。那人连竹篓都要了，又丢了一个钱，把篓拴在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。看的人见没得卖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，有八钱七分多重。秤过数个都是一般。总数一数，共有一千个差不多。把两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拾在包里了，笑一声道：“那盲子好灵卦也！”欢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。

说话的，你说错了。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卖？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，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，一发百倍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：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，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，若是卖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、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两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，我却只管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。说话的，你又说错了。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，何不只买吃口东西，只换他低钱，岂不有利？反着重本钱，置他货物怎地？看官，又不是这话。也是此人偶然有些横财，带去着了手。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，三五日不遇巧，等得希烂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卖扇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是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？是这样执一论不得